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周牧

欽定四庫全書

文編卷二十三

明 唐順之 編

徐無鬼 莊子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

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

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

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兹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特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

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

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

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

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暨子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

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襲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況么麽尚不及

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樑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决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竒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

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媼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闗則

五星聚故淮隂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衡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下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

法象論 徐幹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儀表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威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禄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

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焉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兎

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教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紀乎鄉黨傳

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葢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媟嫚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闞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愆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其絶交其誤畔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

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郄犨以傲享缺
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招亂遂罷以既醉保禄良霄
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虫昌族君子感凶懷之如彼見
吉德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
矩視不離於袷襘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
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師
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胠篋 莊子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

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

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毁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棓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絶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絶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曽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

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
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
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
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
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
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
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
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

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粮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

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虫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五蠹　韓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虫蛇有聖人作搆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

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

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兾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

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僕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僕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

容必食非疏骨肉爱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

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
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
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
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
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
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
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辨也吾所欲者地也非
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

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有度韓非子

國無常强無常弱奉法者强則國强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殘

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垠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齊荆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

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
法者兵强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
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
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
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
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
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
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

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

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禄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辨而易治故主讐法則可也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譬之若手上以修

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鏌鎁傅體不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禄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説逆法倍主强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内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觧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毁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

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内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奸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

其辭勢在郎中不敢敝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内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

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
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
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
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
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
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
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
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

下不別矣

刻意 莊子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其死也物化静而與隂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廹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寛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静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

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

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莊子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
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
焉當是時也隂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
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
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
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黄帝始為天下是故安
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
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

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

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

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人間世 莊子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

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氷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
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
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
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
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

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

其難者

文編卷二十三

文編卷二十四

明 唐順之 編

天運莊子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

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

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

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

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齊物論 莊子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

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

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

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

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
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
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
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
憰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
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

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

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

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

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

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

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

以為雎麋與鹿交鰌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

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
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
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
求鴞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
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
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
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

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
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
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
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
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
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
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
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

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

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天道 莊子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

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法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

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

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䰟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

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雖彫萬物
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産而萬物化地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
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
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
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
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

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

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

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説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辨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庚桑楚莊子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

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

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

邪庚桑子曰全汝形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耶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

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

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

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夫至

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

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辨者辨其所不能辨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巳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

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於志鏌鎁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閒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

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

鷽鳩同於同也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

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虫能虫唯虫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

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大宗師 莊子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

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

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它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嫯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

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
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
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
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
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
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
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
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性無為無形可

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黄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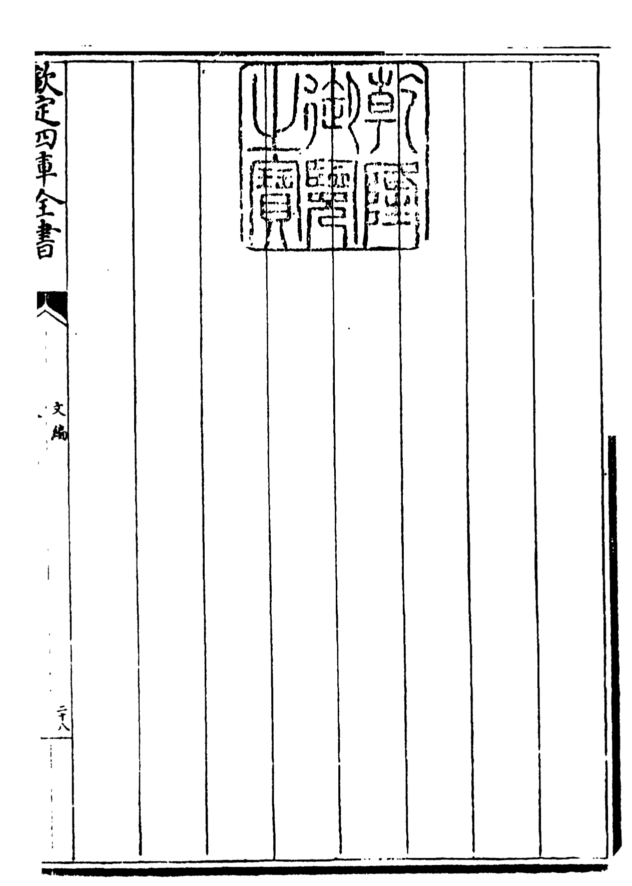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説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楊權韓非子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辨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固閉内扃從室視庭以賞者賞以刑者刑若地若天孰踈孰親能象天地凡治之極下不能

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眾
奸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貧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
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
隨其後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
我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
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上失扶寸下
得尋常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
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

執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鬬顏顏豺狼在牢其羊不繁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疎木枝扶疎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本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乾隆御覽之寶

文編卷二十四